

话说中国

百年记忆

卷二

主 编 李 诚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北洋军阀新格局	(1)
革命成功,孙中山却空前的感到孤独.....	(1)
南方阵营失去了两大主将	(6)
湖南是南北阵营相峙的过渡地带.....	(15)
陆荣廷抢到广东督军一职.....	(19)
段黎府院之争.....	(25)
段祺瑞从心眼里瞧不起黎元洪.....	(25)
张作霖崛起于奉天.....	(33)
冯国璋北上调停黎段政争.....	(37)
督军团的形成,是黎元洪失败的根源	(45)
黎元洪跌的那一跤就越大.....	(51)
辫子军张勋决定孤注一掷.....	(55)
徐树铮的机会来了.....	(61)
北洋军阀新势力划分.....	(66)
南北战、和,曹锟是关键人物.....	(66)
南北统一的机会失去了.....	(70)
七省反皖同盟提出了“清君侧”的口号.....	(74)
张作霖将了徐树铮一军.....	(79)

从直奉联合到直奉战争的关键	(86)
张、段、孙及直联盟最怕自己人	(95)
冯玉祥回师北京	(101)
戊戌维新的百日纪事	(107)
维新派的上台	(107)
百日维新中的光绪皇帝	(113)
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	(126)
政变中的失败者和胜利者	(135)
中华革命党始末	(143)
中华革命党的成立	(143)
中华革命党的言论机关	(149)
沪军镇守使郑汝成伏诛	(153)
吴先梅剪除蒋士方	(154)
策反苏州独立的曲折	(157)
袁世凯刺杀宋教仁、陈其美的补遗	(159)
辛亥革命杂记	(162)
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	(167)

北洋军阀新格局

革命成功，孙中山却空前的感到孤独

在当时的反袁势力中，分成两大派系，一派为中山先生领导之中华革命党人的革命力量；一派为唐、陆之三省军力。后一派力量，以唐继尧为中心，他名义上也尊中山先生为精神领袖，但实际上并不奉为领袖，宁可拥护有职无实之黎元洪。中华革命党人，则五军事实力和地盘，只有散潜各地之党人，密谋起义，而又成果不显著。有的人则以骗款为事，并不起事。于此情况下，中山先生在唐系军事迅进过程中，也力图有大作为，欲占据一块根据地。先时倾注于广东，但龙济光镇压党人不遗余力，朱执信等虽占领数十处城镇，未能控制大部地区，成效不大。后则倾全力于上海，曾分电各地，实现此策。但上海又是迟迟不动，陈其美未能将军事计划落实。

袁世凯洪宪称帝后，东南方面所不放心的，就是陈其美，因为陈在上海有实力有基础，又富于组织能力，其号召声势并不下于蔡锷。自蔡锷和唐继尧在云南起义后，袁所最担心的，是怕陈其美回到上海响应。如果东南和西南联为一气，

大局就拱手让人了；为了保全东南，势必要除掉陈。袁称帝后，冯国璋早就离心离德，但冯要巩固东南，尤其江苏是自己的势力范围；陈其美是冯的最大威胁力量，冯要降陈，和袁的立场是一致的。

云南起义后，陈其美在上海策动各地起义。袁世凯特驻重兵于上海，不敢他调；同时暗中布置，要暗杀陈以除心腹之患。

南京浦口商埠筹备督办蔡某是袁世凯心腹，袁命蔡物色一个可靠的人筹划暗杀陈其美的工作。蔡和张宗昌是赌友，两人均精于赌博，因此相知甚深。有一天蔡约张打牌，张赴约时只见蔡一人，很是奇怪，于是蔡把他引入内室；郑重问张有没有胆子替老头子（指袁）干一件重要工作。张这时屈居冯国璋部副官长之职，颇不得意，正想往上爬，一听袁有密令，立即答允。于是蔡乃去电北京，第二天袁有密电给冯国璋，命张宗昌克日来京。冯乃令张即日去北京一行。张晋京见到袁，袁即授以杀陈其美任务，且予以大洋5万元。张返南京，冯询以赴京经过，张对冯说：“大总统交我一个任务，是极秘密的，可是我对督师却不能不说，总统要我找人刺杀陈英士。”冯听张所说，即表示支持，因为陈其美在上海对冯亦是一大威胁。

张宗昌于是携巨款赴沪，可是如何实现刺陈计划，亦颇费周章，因为陈在上海的活动也很谨慎，北洋的人是无法接近的。正当他一筹莫展，无计可施时，却在一个偶然机会中碰到了曾当过他的排长，但被他斥革的同乡程子安，程见到张极力表示感激，因为程接到家书，知道张回掖县时曾经去

谒见程母，且送了300大洋，所以这次在上海见到同乡老长官，非常亲切。张问程现干何事？程说在陈其美处跑腿，混混日子而已。张进一步询问，程言及在陈左右颇受排挤，极不得意。张闻程言为之心动，乃相约第二天赴长三堂子欢聚。第二天相晤，酒酣耳热，张悄悄对程言及刺陈事，认为这是升官发财的大好机会，劝程负责策划一切，程亦欣然慨允，遂积极布置。

在程子安的拉拢下，另一个叛徒李海秋被拉下了水。欺骗陈其美，说是有“鸿丰煤矿公司”要向日商中日实业公司贷款，请陈介绍签订合同，合同成立后，可以出十分之四的款辅助革命。其实根本无此公司，是由程子安假造出来的。陈因经费困难，无及细思，便同意了。1916年5月18日下午2时许，陈抱病从渔阳里寓所乘人力车到萨坡赛路14号总机关办公。这个总部，是日人山田纯三郎租赁的。一楼为客厅、食堂，二楼山田所住，三楼为总部。陈刚一上车，车夫就问是到萨坡赛路吗？陈其美顺口答是，但心中甚疑。及到总部后又对吴忠信说及此事，吴亦认为奇怪，但全无疑及李海秋之事。不久，许国霖等三个中国人和两个日本人一同来到总部客厅。大家刚一人坐，李海秋即告说忘带合同，起身出门去取。就在此时，闯入两个汉子，一个为张宗昌的营长，对准陈其美连续射击，陈中弹倒地而亡，丁景梁等人亦负伤。混乱中凶手逃走。

陈死后，山田却将陈尸抛到门外，不许连累。蒋介石闻讯赶来，雇车载陈尸回法租界蒲石路新民里十三号自己寓所。陈身无分文，只留20元于身后。蒋于5月20日为陈亲撰祭

文。自称为陈之义弟。

陈其美之死，使中华革命党在上海及东南的势力遭受开重的挫折。事实上，孙中山本人已无力再重新在上海打开一个缺口。于是他把注意力转向山东。在山东的中华革命党的领袖是居正。山东紧临京津地区，孙中山一改过去南方发动起义的惯例而选择山东，可见其心情之迫切。

居正和吴大洲等在山东潍县、高密、周村一带组织了武装力量，居正称中华革命军东北总司令，不久吴大洲改称山东护国军。山东的反袁力量大为膨胀，5月上旬民军进展到济南附近，劝促山东将军靳云鹏宣布独立，如果靳云鹏拒绝就要采取军事行动。靳见民军力量极大，不敢拒绝，乃用缓兵之计，他伪称极赞成倒袁，但山东不能和云南、贵州相比，何况地理上又不毗连，没有独立的必要，只有敦促袁下台，如果袁不答复，山东全省军政界人物就以总辞职来对付袁。当前为了地方安靖，民军应各守原防，如果侵犯政府军防地，政府被迫只好兵戎相见。这时山东境内的袁军和民军旗鼓相当，双方一直处于僵持状态中。靳云鹏在北洋军系中，和冯国璋、段祺瑞有密切关系，洪宪帝制后，他们都对袁离心离德，当山东民军力量逐渐强大后，遂借此致电劝袁辞职让贤，如果没有满意答复，只好宣布独立。5月29日袁召靳人京讨论退位问题，靳奉命即行，走到半路上就被袁下令免去其督理山东军务一职，改派第五师师长张怀芝继任。这一来山东的独立就流产了。在袁世凯死后不久，山东的护国军也解散了。

在1916年这一年的时间里，孙中山是个极度孤独、又极

端热情的人，他的孤独来自于他的内心。他从未为自己的信仰而动摇，但是他有点怀疑，他不知道自己所信仰的这些东西能否在所有的人心中扎根。他领导他的党徒在所有可能的地方举事，而每次换来的都是死不瞑目和人头落地，这是血淋淋的事实。他的神经已经紧绷得过了头。这是他一生中最彷徨的时期，也是漫长的思索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他没有太久的时间和闲逸的心情去马上感悟什么，因为时局的发展已到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地步。但是他确实亲眼目睹了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这一幕幕悲剧和丑剧：他一定要去找那个他找不到但又坚信能找到的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他现在还说不清楚。

袁世凯一死，中华革命党的义务也就尽完了。孙中山先生马上想到了改组的问题，在政治上，这也是一着胜棋。因为中华革命党成立于海外，又是秘密行事，因此在国内没有什么影响。相反，国民党的名声却是众人皆知。由袁世凯的死而恢复国民党，在政治上首先就占了先机。

1916年10月25日，孙中山指示以国民党名义在国内重新组党，按中华革命党章程办理入党手续。这是恢复国民党名称的开始。孙中山也有了在国内的一脚站立之地。自民国建立以来，中国的局势之复杂、权力更迭之快，可能历史上也无出其右者。这是一个潜流与主流相撞，混乱与秩序并存，杀手与投机者猖獗的时代。可能任何人也把握不了自己，也可能任何人都能主宰自己：从淑女到妓女、从顶端到地狱、从辫子到西装，都仅是一步之遥。一个人可以在一夜之间从一个世纪跨到另一个世纪，从一种文明脱胎换骨到另一种文

明。

唯独孙中山先生在坚持着他自己。即使直接引起袁世凯死亡的蔡愕，他所想的与中山先生的革命党也是两回事。他是梁启超的系统，由君宪派改为共和派，也是主张以北洋军阀系统的人物组建共和国，从清帝至北洋军阀，均用旧官僚建新共和，对于中山先生的真正从反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正牌民主革命派，则是完全排斥的，这仍是中山先生革命派与梁启超保皇派斗争的延续与变化，而人物营垒，则依然如故。这种用旧官僚实行新共和的路子。自然是行不通，不过仍是个假共和而已。黎元洪也是旧官僚系统。唐继尧是个骑墙派，最后也倒向旧官僚系统，而为 1926 年至 1928 年之蒋氏北伐所淘汰。蒋则由革命党转化为新官僚派，一样地排斥民主与共和，而实行个人专制的封建老套。中国的封建专制传统思想，像个大熔炉，把革命党人蒋介石也熔化了。

就在这些人在历史的前台尽力地表演自己之时，有一个人带着一种学说从地下涌了出来，并形成了一股潮流，这个人叫陈独秀。

南方阵营失去了两大主将

一个人的一生也许会充满了悲剧，尽管他是一个成功的一生。黄兴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一生的悲剧来自“10”这个神秘的数字。1874 年 10 月 25 日，他生于湖南榔黎，他之所为天下闻是因为 10 月 10 日的武昌起义，民国 5 年的 10 月 10

日，黄兴在上海突然间胃大出血，从此走上了黄泉之路。

黄兴在美国决定重新投身国内革命后不久，即从美国赶到日本，又从日本赶往上海，他准备这一次倾己之全力，不成功则成仁。然而事与愿违，当他赶到上海的时候，袁世凯已经等不及再来一个人为他掘墓了，在一夜之间竟然先归了天。革命的形势刚刚热起来，却因为袁的死而凝固住了。这个时候全国各地的军阀都在抢地盘，国民党阵营中，黄兴力不从心，陈其美英年早逝，蒋介石羽翼未丰，天下大势，十之八九不在手中，怎不叫人心急如焚！

作为党的领袖，孙中山此时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本来革命党人在各地虽无大片土地，但也占据了不少实地，为国家考虑，孙中山解散了这些军队，尤其是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使国民党完全脱离了军队。军队既然丧失，在政治上说话的份量自然就轻了。

黄兴一生最荣耀的时光当属武昌起义。但实质上黄兴指挥武昌起义时并没有打胜仗，几场战役都惨败和退守的，后来由于时局的变化才使革命有了转机。黄兴一生参与的暴动、起义不计其数，但鲜有成功的。本来这次历史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但是袁世凯不争气又死得那么早。从根本上来说，黄兴的失败在于没有用党的原则建立一支完整的武装。黄兴所指挥的军队，要么是临时拼凑的，要么是乌合之众，可惜一位将才，以终生的遗憾离开人世。

黄兴在病中之时，蔡锷由四川经上海去日本，两位元勋第一次见面的地点就是黄兴的病房。

蔡锷此时也身染重病。两个人的见面是头一次，也是最

后一次，如果这次会面时两个人都生龙活虎，并能联手共事，结局可能就不大一样了。

蔡锷走后，黄兴的病一天比一天加重，10月31日下午，与世长辞。孙中山和唐绍仪通电全国，通告黄丧。

北京方面国会特休会一日，下半旗一日志哀。

护国讨袁第一大功的蔡锷，则在黄兴逝世后8天病逝日本。护国讨袁时，蔡锷在军中备极辛劳，染患喉疾。已至不能讲话的地步，在泸州请了一位德国医生阿密思替他诊视，服药无效，又加上肺叶肿痛，滴水难人，体温高达39度，夜不能寐。蔡是个有责任心的人，虽然病魔困扰他，可是他觉得军队的欠薪，四川的善后都是极伤脑筋的事，非他本人处理不可。因此，他抱病任事，要求北京政府支付护国军的欠款200万元。

7月4日段祺瑞特派法国医生赶来泸州检治蔡的喉疾，第二天，法国医生检视结果，认为喉病延误过久，声带已狭，病况严重，非迅速赴上海或日本就专科医治不可。

蔡的可贵处在于：虽以身为天下先，却功成不居，自始迄终坚定这个主张。袁世凯死后，蔡功业盖世，名满天下，然而他从不汲汲于名位权利。

7月21日蔡率幕僚数人，轻车简从，首途赴成都，在途中接到湖南耆宿父老敦请他做湖南都督的电报，他分别回电辞谢。8月1日蔡锷入成都，抱病就任四川督军，成都人民额手称庆。这时的成都，因为兵连祸结，人心浮动，物价飞涨，币制不稳，蔡接事后，物价立即回跌，钞票价值上涨。川中有五老七贤不远数百里赶来成都，愿任顾问。蔡锷抵达

成都后，他的本意只是象征式接受任命，加以他的喉病和肺病都日益严重，乃于8月5日辞去职务，专赴上海治病。

蔡锷对于“治蜀”并不是没有抱负，只因为他想以功成身退，不争权利为天下倡，所以薄川督而不为。

8月蔡抵达上海，下榻哈同花园，他不愿人们把他当成一个伟大人物来欢迎，因此他设法把自己隐密起来，仅到梁启超的礼庐一行，师生二人把臂欢谈，相对款款。

段祺瑞电请梁启超转劝蔡到北京西山疗养，不必远渡日本，蔡没有忘记以前袁召他去北京，便成为政治俘虏的往事，因此他推托说：北京繁嚣，不适宜于养病。

9月8日蔡由上海启程赴日本。抵神户时，日本记者群趋访问，蔡以手指喉，不能作答。

蔡的喉疾和肺病，因拖延过久，抵达日本后已是病人膏肓，群医束手，药石无效。

11月8日，蔡自知不起，由左右扶起看窗外飞机，黯然对好友蒋方震说：“我是不行了，我不能死于对外作战的疆场上，真是死不瞑目，我死后有一事想拜托兄。”蒋问是何事？蔡已无气无力，喘息地说：“我死后，千万薄葬，让我九泉无憾！”蔡回到病榻，即请蒋方震代笔遗电：

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
二、意见多由于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
三、在川阵亡及出力人员，愚罗、戴两君核实是请恤奖，以昭奖励；

四、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

就是这一天，这位一代伟人，视宝贵如浮云，功成而不

居的护国元勋蔡锷将军与世永诀了。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年仅 35 岁。

蔡锷死后，他的红粉知己小凤仙，作挽联两幅，当时传遍了天下。

第一联是：

不幸周郎竟短命 早知李靖是英雄

第二联是：

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
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美人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帽子上有鸡毛帚的北洋高级军官一齐包围了段祺瑞。段说：“我姓段的主张姓黎的干，我说了就不改变……”

袁世凯生前由于洪宪称帝而和他所培植的北洋军阀发生严重的矛盾，特别是袁、段之间的矛盾，几乎达到了快要破裂的程度。可是袁一死，段近水楼台继承了北洋军系的领导地位，他对袁的怨恨也立刻化为乌有。不只没有怨恨，他还极力地对袁表示了极大的尊敬。因为段要以北洋军系正统的继承人自居，他就必须要保全封建的传统。

袁世凯之死，只是死了一个北洋派的老祖宗，他的得意门生和化身，却是无数个袁世凯活在世上。

段取代袁而为北洋派领袖后，北洋派便不像袁在世之日那么完整，以后的日子是北洋派逐渐走向分裂的局面，首先是直系和皖系，以后是南北战争，北与北战争。这一幕历史很像东汉末年董卓死后，他的凉州军阀们纷争的局面，它留给人们是无比的恶劣印象。倘若民国初年没有这一幕，而是蓬勃建设，中国怎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呢！

袁断气时，除了接受顾命的四位大臣外，其他在北京的袁系要人虽都闻讯赶至，却未能参加讨论继承人会议。金匾石屋名单揭晓后，四位顾命大臣就讨论继承人问题，一致请徐世昌表示意见。

徐世昌是著名的老狐狸，他说：“现在南方独立，收拾时局是一件极其艰难的工作，依我的愚见，根据《约法》，应推副总统继任。”他和袁临终前口气一样，没有划分《约法》的新旧，然而这不是他神志不清，而是他高明之处。因为《约法》不论新旧，黎都有资格继承总统，这是法理方面。至于形势上，袁死前一团糟的局面，袁死后如何善其后呢？拥黎来过渡，护国军方面会同意的，也避免使北洋派居于炉火之上，黎有声望却没有实力，又是北洋派的政治俘虏，利用他为北洋派服务，对北洋派来说，是个最好的打算。

徐世昌虽是北洋系的重臣，可是在北京，北洋实权都是抓在段祺瑞手中，徐又怕段有总统自为之意，怕自己的主张堵塞了段想做总统的出路，因此徐望了段一眼，补充说：“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究竟怎么办，还是取决于总理吧！”大家不约而同地望着段，等他开口，然而他却沉默不作声，屋子里一片寂静，只听见后院的哭泣声。这样挨了一刻钟，才听到段极其简单地说了一句话：“很好，我和相国的意见一致。”这话说完，局面才算定了。

袁停尸在居仁堂前的春藕斋，徐、段等下令分别通知各部总长和袁有特殊关系的人，不多时，到了20多人，曹汝霖提议先向灵前祭奠一下，于是设了香烛祭品，各人向袁的遗体先行三鞠躬礼。在行礼的人群中，段看见了张国淦，马上

抓了他的手说：“乾若，随我来，我们去看副总统去。”张国淦字乾若，湖北人，他是袁系中代表袁和黎联系的人。段拉住张上了自己的汽车，只对司机说了一句话：“东厂胡同。”由春藕斋到黎寓居的东厂胡同途中，段一言不发，脸部表情凝重，使张如坠五里雾中，他未参加刚才的四巨头会议，也不知道袁断气前所说“约法”两字，更不知道金匱石屋的名单，所以他摸不清楚段拖了他去看黎元洪的真意何在？

段的心情很复杂，所以他像哑巴一样不开口。凭心而论，他最瞧不起黎。在清末年，他的官爵比黎高得多了，在北洋系中他也是袁以下数一数二的人物，如今袁死后却要他举北洋系拥护黎为总统，内心实在太想不通，然而形势比人还强，当前形势，又非拥黎不可，所以他表情非常凝重。

段祺瑞和张国淦的车子驰抵东厂胡同黎寓的门口，张抢先进入内院向黎报告：“总理来了。”接着又仓皇又喘着气说：“总统过去了。”

黎已知袁逝世，这时听说段来了，便赶着跑了出来，两人在黎客厅中的一幕，非常戏剧性，客厅内摆着长方形的楠木桌子，黎走人客厅像个木偶似地坐在主位上，段、张分坐两边，段向黎三鞠躬，黎也欠身答礼，段不开口，黎也不出声，张更不敢讲话了。这幕哑巴戏做了40分钟，段站起身来向黎半鞠躬告退，黎茫然站起身来送客。段临走时向张交代说：“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招呼！”张这才抢着问：“国务院方面的事呢？”段答：“有我。”一面说一面跨上了汽车，车子就开动了。

6月6日这一天在北京城内是紧张而混乱的。这天午夜，

黎的湖北同乡陆军次长蒋作宾来了一个电话给黎：“外边情形很不好。”黎听到没了主意，不知外边出了什么岔子。老实说北洋军人究竟会怎样变，谁也难预料，这时最重要的问题是继承人问题，黎想来想去非常不安，他把张国淦找来，要他打一个电话问段一下。张拨通了段的电话，那边接电话的是段的副官，他说：“总理没有工夫听电话。”黎站在电话机旁很焦躁，催张说：“你说有要紧的事。”张如此说了，副官跑去报告段，等了一会儿，那边回答说：“如果是要紧事，总理说请你当面来谈谈。”黎赶快对张说：“去，去，你快点去告诉他，我不要做总统。”张驱车到了国务院，径奔总理办公室，这时虽已午夜，国务院却灯火辉煌，尤其是总理办公室挤满了人，都是些带鸡毛帚、穿军服的高级武人。段忙得喘不过气来，一眼看见了张，就撇开包围他的人，把张拉到另外一间小屋里。张说：“副总统要我过来问问这边情形。”段面色坚定而傲慢地说：“我姓段的主张姓黎的干，我说了就不改变，不管有什么天大事情，我姓段的可以一力承担，与姓黎的不相干。”张想多知道一点情况，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只见段捏着拳头在桌子上一击，狠狠地说：“他要管，就让他管。”他是谁呢？张为之茫然。段说完这句话，又匆匆忙忙地回到那个挤得水泄不通的总理办公室去了。

张国淦由国务院赶到东厂胡同黎寓，黎正急得像热锅蚂蚁一样，张把段很坚决的支持黎做总统的话讲了出来，却没有讲后半段。黎仍觉得这局面不佳，他对张说：“乾若，这情形不妙，我们姑且在沙发上躺一夜吧！”这时，黎身边只有一个副官唐冰如。

第二天一早，黎又促张到国务院，这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原来那些帽子上有鸡毛帚子和身穿军服的北洋系高级军官一齐包围了段，他们要举徐世昌或段祺瑞为总统，他们坚决反对北洋系以外的人，尤其是南方人为总统。幸而段的态度很坚定，才把一天风云吹散。

段见到张后，就把已经拟好的通电给张看，张看见电稿上这样写着：“黎公优柔寡断，群小包围。东海（指徐世昌）颇孚人望，但《约法》规定大总统出缺时，应由副总统继任。”段这个电报当然是安抚北洋系的，然而张国淦对段说：“这何苦来呢！做人情就索性做到底，总统都奉送了，何必让受人情的人不痛快呢。”段想了一会，乃提起笔删去这一段难听的话。

张国淦在袁、段一方面看来，是联黎的一条线索，而在黎看起来，却又是联袁或段的一条线索，他屡有求去之意，双方都苦苦留他。他曾经批评冯国璋“不左不右”，而他周旋于黎与北洋派领袖之间，却有是左右做人难。

6月7日，黎在东厂胡同私宅举行就职典礼。

黎元洪虽然做了总统，可是他没有实际力量，既非北洋系，又不是真正的国民党，在北洋诸帅看来，黎不值得受他们拥戴；在国民党人看来，黎在二次革命后背叛国民党，不是真正革命党人。可是也有他的优良条件：，他与人无争，出名的好好先生，做人方面他占了这个便宜，同时他又是现任副总统，继任总统近水楼台，水到渠成。

黎就职后，又恢复辛亥年被选为鄂军大都督一样，对任何问题都没有决定权力，只在公文上签字盖章，成为段与北